

卡農

篠田節子

Setsuko Shinoda 廖梅珠◎譯

隨著女主角調查旋律顛倒的小提琴樂，
經歷了一場內在革命……



卡 曲 辰

廖梅珠◎譯

篠田節子

卡農 / 篠田節子著；廖梅珠譯。--初版。--

臺北市：方智，1999 [民88]

面：公分。--(日本女作家系列：5)

譯自：Canon

ISBN 957-679-625-3 (平裝)

861.57

88000775

ISBN 957-679-625-3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卡農

◎日本女作家系列 ③

●定價 250 元

方智出版社
FINE PRESS

作者 / 篠田節子

譯者 / 廖梅珠

發行人 / 曹又方

出版者 / 方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 / 台北市南京東路4段50號6F之1

電話 / 二五七九六六〇〇・二五七九八八〇〇

傳真 / 二五七九〇三三八・二五七七三二二〇

郵撥帳號 / 一三六三三〇八一 方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登記證 / 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第 四三六一號

企畫編輯 / 李傳薇

責任編輯 / 周文玲

美術編輯 / 張志如

校對 / 廖梅珠・任鳳雲・周文玲

原書名 / カノン

原出版者 / 文藝春秋株式會社

版權顧問 / 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

法律顧問 / 詹文凱律師

印刷 / 祥峯印刷廠

一九九九年三月初版

CANON by SHINODA Setsuko

Copyright (c) 1996 by SHINODA Setsuko. All Rights Reserved.
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 Shunju

Ltd., Japan 1996. Chinese (complex character)

soft-cover rights in R.O.C. reserved by FINE PRESS

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SHINODA Setsuko and

Bungei Shunju Ltd., Japan through Orion Literary

Agency, Japan and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,

Taiwan.

「日本國文藝春秋正式授權作品」「中文臺灣版」



作者簡介

篠田節子，西元一九五五年生於日本東京。東京學藝大學畢業，曾服務於市公所。一九九〇年以《絹之變容》榮獲小說新人獎，在文壇崛起。

作者的作品風格，表現出細膩的筆法，情節鋪陳卻迫力逼人，被日本書評界評為「融合筆法細膩、專業深度、格局大膽於一爐」，是近幾年竄起，讓人驚豔的女作家。九七年得到「直木獎」，今後的動向也頗令人期待。

主要作品有《神鳥》《夏日災厄》《死神》《聖域》《變身》等等。

譯者簡介

廖梅珠，文化大學日文系畢業，目前專事翻譯。

責任編輯◆周文玲

封面繪圖・設計◆張志如

日本女作家系列



戀

小池真理子◎著 龔邦華◎譯

日本懸疑小說女王小池真理子「直木獎」得獎作品。

大學新鮮人矢野布美子以二十歲的年紀，看了不該看的事，打開了不需要開的那一扇門，自此一腳踏進了無法回頭的宿命中，開始勇往直前地走向那著魔的一瞬間……

小池真理子一向善於以嶄新的筆法，細膩地描寫人與人之間微妙的心理。本書融合了巴洛克式的懸疑、心理、官能與頹廢，瀰漫飢渴的空虛感，再次創下日本暢銷書紀錄。

定價◎99元



禁果

林真理子◎著 龔邦華◎譯

想要紅杏出牆的時候，麻也子也考慮過對象。只是一夜歡愛的男人，還有來路不明的男人，她都不能接受。單身的男人大多嘴巴不牢，所以還是已婚的男人比較好，冒著和自己一樣的風險，可以使兩人變成共犯。

只想蹺婚，只是嘗嘗看，雖然心裡說不可以，身體卻情不自禁……在無趣的老公和外遇的對象之間，女人為什麼總是不開心？

一本值得女人用靈魂探險的小說。

定價◎220元



一旦在音樂的內部獲得深沈的精神世界時，
人就可以從日常的時間中獨立出來，
永恆的滯留在那裡，
甚至可以將身邊的日常時間捲入，
溯及既往時光。



譯序

女人的「內在革命」

廖梅珠

九月的陽光暖暖照在陽台上，一個中年女友蹣跚來看我。說的不是職場的險惡傾軋，而是當年的「愛情史」，那些我都倒背如流的「青春戀歌」。

看著她叨叨絮絮，近乎歇斯底里的說著，眼神透著時不我予的感慨，和對未來的不安，彷彿只有藉著青春情愛的耽溺，才能麻痺中年不堪的現狀。

我看著即將步入更年期的女友，不知道該為當年的她喝采，還是為眼前這個焦慮煩躁的「中年小女生」感到憂心。

無獨有偶，一向有優等生之稱，為了給青春期的兒子立下好榜樣，而戒掉多年菸癮的長輩，卻在七十多歲的老母親死於肺癌之後，以四十一歲之齡，長出十七歲的痘子，興起「青春癩」，焦慮、補償似的遠渡重洋，尋找當年他曾經斬斷的銷魂情緣。

看著沈浸在青春肉體的他，我實在不忍心戳破，偶爾跑來找我告解的「中年小男生」，毒辣辣的問他一句：「是不是在女友豐滿的胸口上，找到兒時母親哺乳的溫暖？」

篤信「生時如花」，對青春執著得近乎病態的日本人，在渡邊淳一的筆下，化成一對對追求感

官刺激的中年人。

成千上萬的觀眾、讀者，頂著九七年夏日熾熱的豔陽，湧進有冷氣的電影院，在黑漆漆的空間裡，各懷心事地和一群陌生人共享世紀末的頹廢和沈淪，追求心中的「失樂園」。期望能在森田芳光的影像，和渡邊淳一的筆下，滿足偷窺的快感，或惺惺相惜的共鳴。

在「外遇無罪，自私有理」的影像下，不倫男女是否為自己找不到出口的愛慾，覓得聖戰的光環，而那些想愛，又不敢愛，罹患「純愛症候群」的中年人，是否在渡邊的筆下，找到意淫的材料？

遺憾的是，更多的觀眾、讀者，看到的只是頂著青春殘燭，奮力反撲的中年肉體，卻看不到殘燭燃燒之前的焦躁，和燃燒之後的虛無。若非身歷其境，又豈能體會那股時不我予、束手無策的失落感。

難道對青春的緬懷，就只能藉由肉體才能得到救贖？難道中年的焦躁失落，就只能經由感官來得到平反？對此，篠田節子顯然提供一個不同於男性作家的女性觀點。

自從今年春天過完三十九歲生日之後，偶爾會覺得沒來由的焦躁。為什麼會焦慮不安呢？瑞穗百思不得其解……如果勉強要找出原因，只有浮現一個平凡無奇、概念性的答案：四十當前，人生已經無法重來。

表面上，撩撥瑞穗焦慮源頭的是，昔日戀人的死訊。逼得她不得不重遊故地，掀開過去不堪的傷口。事實上，攪亂三十九歲瑞穗生活步調的，卻是當年對藝術狂熱的「自我」。

昔日的戀人（康臣）為什麼自殺？又為什麼要留下形同遺書的錄音帶給瑞穗？況且還是一捲倒著錄音的帶子。一捲錄音帶，就像一面照妖鏡，照得瑞穗和正寬無所遁形。隨著魔幻寫實式的情節鋪陳，我們看到瑞穗先是逃避，繼而鼓起勇氣找尋真相。

當她一步步追著謎底跑時，心境也隨著旋律顛倒的巴哈，溯及青春的伊甸園，展開一段「我的心靈之旅」。

當康臣的死喚回她和音樂的聯繫，那個被生活壓扁的「內在自我」，也開始作怪，讓她對周遭的一切，開始產生質疑。原本看似美滿的生活，也似乎有了缺憾。

隨著那捲旋律顛倒、會把人的情緒捲回過去的錄音帶，逼得瑞穗舉行一場痛楚的儀式，勇敢地掀開過去的傷口，正視現在的自己。就好像睜著眼睛剝洋葱，雖不免嗆得淚流滿面，但若缺乏一雙誠實的眼睛，又豈能在洋葱的紋理中，清晰看到成長的年輪。

反觀，從年輕時代，就篤篤定定知道自己要什麼的正寬，卻在爬上事業的顛峰時，逃到山上去。當年他在山上看到光禿禿的山稜線，正好映照中年的空虛圖像。康臣更狠，逃到讓人抓不到的地方。

也許這是男女之間自覺力的差異吧！女人看似脆弱，卻能勇敢面對過去，誠實面對自我，讓過去的傷害變成今天的養分；但是男人往往選擇壓抑和逃避，讓傷害鯁在喉嚨裡，一輩子消化不

了。如果不能挖掘內在病因，又如何能夠撫平內心那個焦躁的自我？

自己和正寬一樣，一直活在世俗的眼光中。當她察覺到面具下空虛的心靈時，被鎖在深處的「她」和康臣徬徨的心靈產生共鳴……也許讓瑞穗三番兩次看到康臣，讓她聽到小提琴幻聽的，不是別人，是那個被封鎖在內心深處的自己。

習慣是第二個上帝，舊有的生活不論多糟，都有一股強烈的牽制力。重新起步往往意味著必須摧毀舊有的一切，於是人們往往甘於舊鞋子的舒適。如果真能甘之如飴、渾渾噩噩過日子，其實也沒什麼不好。壞就壞在心裡想的，和嘴裡吃的不一樣，臨老時才猛然發覺，自己患了多年「消化不良」的老毛病。

篠田節子本身的寫作歷程，正好對女性追求自我下一個最好的註腳。大學畢業後一直在市公所服務的她，就如同她得到直木獎的作品《女人聖戰》中的紗織一樣，突然想到：「應該還有其它的可能性吧。」因為這個起心動念，她開始到文化中心學習小說創作，終於在三十五歲那年，得到小說「昂」的新人獎。

誠如她接受雜誌訪問時所說的：「縱然四處碰壁，也要找出自己真正想做的事，年齡固然是女人的大敵，但只要潛力，花期自然可以延長，可千萬不要焦躁哦！」

嗯，讚！好一個女人聖戰！

這位新近竄起的女作家，被日本媒體評為「取材格局宏偉、筆法深入細膩」。和一些跳不出框框的作家相較，篠田節子作品的多樣化，往往讓人驚豔。不論是工整嚴密的推理小說，還是讓人有身歷其境之感的懸疑小說，她的作品都在不同的小說領域得到極高的評價。

從日本書評界對篠田的觀察，可以發現她的作品中往往有一個相當「專業」的「焦點」。

書中主角往往像是被「焦點」附了身一樣，陷入其中無法自拔。像是《神鳥》中的一幅畫；《聖域》中尚未完成的長篇小說原稿；《變身》、《卡農》中的音樂；《熱帶魚》中的湖底生物。篠田作品的魅力在於，主角和「焦點」所構築的世界中，往往隨著情節的鋪陳，出現讓人意想不到的結局。

從作品中的「專業」角度而言，更可以看出作者的「用功、用心」程度。身為一名日文的閱讀者，我很幸運地能將這位國人並不熟悉，但在日本卻逐漸受到矚目的女作家介紹給大家，畢竟這麼「用心」的作家，實在難得。



雖然早期歐陸詩人和小說家都寫：「時間總是飛逝而逝！」可是自己並不覺得什麼。

I

「已經飛逝了？」

丈夫坐在窗內，靜靜地看著她：「什麼？」

上。時鐘的秒針滴答滴答的響著，非但没有被自己彈奏的鋼琴聲蓋過，那小小的滴答聲還緊迫盯人似的緊扣耳膜，彷彿要把人逼到牆角。

瑞穗的左手打住，和聲跟著戛然而止。

自從今年春天過完三十九歲生日之後，偶爾會覺得沒來由的焦躁。對內人三十五歲生日，為什麼會焦慮不安呢？瑞穗百思不得其解。

小學音樂專任教師的工作，雖然有一些教學研討會和課外活動，讓她忙得不可開交、心生厭惡，但總比民間的上班族清閒。丈夫、兒子、二十五年貸款買來的房子——和庸庸碌碌的市井小民一樣，她的辛苦自然沒話說。但她總是覺得，自己應該比一般人過得更充實。

對於年華老去，瑞穗並不覺得感傷。她不斷在課堂上告訴學生，一根白頭髮、一條皺紋，都是人的年輪——智慧的象徵。久而久之這也變成她的信念。

就是因為這樣，她才更加搞不懂為什麼現在會那麼心煩氣躁？如果勉強要找出原因，只有浮現一個平凡無奇、概念性的答案：四十當前，人生已經無法重來。

爲什麼四十歲就非得焦躁不可？瑞穗不由得訓起自己來。可是心靈角落中冷颼颼的空洞感，卻讓人疑惑。

時光飛逝，擔任教職的十七年來，不就是成長的軌跡嗎？一路走來，她也不從迷罔困惑中成長，從家人、孩子身上一一學習，並學著付出嗎？

瑞穗重新喚回思緒，用左手彈奏和聲，將音符寫在五線譜上。就在這個時候，一股粗澀的異樣感覺，輕撫耳膜。

瑞穗彈著旋律，卻彈錯和聲。

突然發覺情況有異。不是回音！那音樂就好像嚥不下去想吐出來般，在聽覺的某處頑強跳動。瑞穗一邊用中指搓揉太陽穴，一邊苦笑，可能是更年期障礙。聽說快的人在三十五歲過後，身體機能就會出現微妙變化，陷入憂鬱，莫非自己也是一樣？

瑞穗將手移開鍵盤，用一隻手槌著肩膀。這一拍，原本堆在旁邊桌子的指導企畫書滑落到地上。

丈夫進到屋內，撿起企畫書說：「九點了。」

「已經那麼晚了？」

這座房子雖然是獨門獨棟的建築，卻是廉價住宅，鄰居的房子也都蓋得很近，就算是關上窗戶，拉下厚重的窗簾，音樂聲還是會傳出去。

雖然早晚遇到打招呼的鄰居主婦說：「偶爾倒是無所謂啦！」但是自己也不能得寸進尺。

瑞穗蓋上鋼琴蓋子，抱著樂譜走到電子琴前面，戴上耳機，準備繼續彈電子琴。

爲了樂器社的孩子們，今天晚上必須將卡通影片的音樂改編完成。吃過晚飯，收拾完畢之後著手改編，時間一下子就過去了。也許人生就是這樣一分一秒流失掉。

改編的是「風之谷」的主題曲，瑞穗降低音量，盡可能作記號。

在小學的樂器社裡，學生的程度參差不齊。有些六年級的學生請家教補習，所吹奏出來的單簧管，已有職業水準；一些五年級的學生，雖不擅讀譜，但節奏感與生俱來；四年級的學生，雖然連笛子都不會吹，但只要摸到樂器，眼睛就閃著光輝。爲了因應孩子的程度，讓每個孩子都能參與，瑞穗必須將音樂加以改編，使他們都能體會音樂的喜悅。

「希望培養孩子擁有單純的心靈觸角，能夠感受美好事物，這是音樂教育的職責所在。」

不論是在各種教學研討會，或者面對孩子的父母，瑞穗不斷提出這個訴求。她不想讓社團變成一個，以在比賽中得到優勝目的爲導向的團體。當然瑞穗更無意在區域性的聯合音樂會上，和其他學校老師一較長短。

關鍵在於，如何激發孩子的創意。音樂是愉悅的，不該爲了爭取高分，彼此拚得你死我活。也不能假借藝術之名，將人推入地獄深淵。更不是犧牲健全的靈魂和生活，換來病態的快樂。她不願孩子步入她當年的後塵，掉入無底洞裡。

瑞穗把右手放在鍵盤上，彈著前面的旋律，在孩子的樂器合奏中，這是單簧管獨奏的部分。略帶哀傷的主題重複兩次後，瑞穗感覺有異，一下子嚇得面無血色，心臟都快跳出來。眼

前的景物開始搖晃，一股莫名、晃動的熾熱感覺，在體內衝撞。瑞穗緊緊閉上眼睛，把耳機拿下來。

因為她聽到莫須有的聲音。

難道是？……瑞穗喃喃自語，雙手按著胸口，直到心悸緩和為止。好一會兒，才交替看著鍵盤和自己的手指。

剛才按的是A鍵沒錯。但是，聽到的卻不是電子琴的聲音！

是小提琴。E弦奏出的高位階A調音符，閃耀似的經由耳機流進耳中。

驚魂甫定的瑞穗戴上耳機，按下同一個鍵，卻只聽到電子琴乾乾澀澀的音色。

她知道，這不是幻聽，剛才確實聽到小提琴的聲音。

那是她在好久好久以前聽過的音色。

硬質、冷冽的特質，異於常人；清澄逼人的音色，無人能及。

那是往日的愛人所拉的小提琴聲。雖然大學畢業以來，未曾謀面，但瑞穗可以確定是他演奏

的小提琴沒錯。

拿下耳機，甩甩脖子。也許是太累了吧？還是昨天睽違已久聽到他的名字，內心有所牽掛？

昨天晚上，瑞穗忙著改考卷時，小田嶋美佐子打電話來。

「那天傍晚，香西先生突然開車來我家。」美佐子尖著嗓門說。

「誰是KASAI先生……」瑞穗一下子想不出來是誰。



「就是妳跟我老公學生時代的那個朋友嘛！」

「啊，是他啊！」

河西、葛西、笠井、還有香西……在學生、同事中，有幾個人的名字發音也叫KASAI，難怪她一時想不起來，畢竟她和香西康臣共有的那段日子，已經很遙遠了。

前幾年夏天，香西好像是想到什麼似的，竟然寄來同人誌（譯註：屬於同好間，流傳的小眾雜誌）。除了勾起她一絲懷念外，並無特別感慨。

十九歲夏日那段熾熱焚身的苦戀，在年近四十的今天，縱然還有些記憶，但感情已經完全褪色，激情不再。

要將昔日的戀情，放在心靈一隅永遠憑弔，這在現實的人生中，根本不可能。瑞穗心裡想，正因為不可能，才有小說和神話的出現。

「說實在話，香西先生是我老公二十年來的朋友，不，如果從高中時代算起，應該有二十五年了。就衝著這一點，我也希望好好招待他。但我老公不在，孩子又去補習，家裡只剩我一個人。他也不忌諱，就進來了。」

美佐子似乎快要哭出來。

「他第一次到妳家？」

「對，他常來東京，會找我老公出去，總覺得這個人鬼鬼祟祟的，非常奇怪。問我老公，他說什麼來著……說他是松本地主世家出身的高級遊民？既沒工作，也沒結婚。整天作曲、搞音樂

什麼的，日子過得悠哉悠哉。」

他還沒結婚？這倒是第一次聽到，不過瑞穗並不感到意外。二十歲左右的康臣，如果之後還是那副德行，倒很符合小田嶋正寬口中的高級遊民。把老人家的產業吃光，冷眼看人生……

「我不知道已經跟他講過幾遍了，我老公要工作到很晚才回來。但他一屁股坐下來，就不走了。好在婆婆住院，如果是以前哪，真不知道會說些什麼難聽的話。算了，反正媳婦到頭來還是外人。何況他又那麼怪，不要說是跟他說話，就連坐在他身邊，我都覺得神經疲勞。這個人很遲鈍，造成別人那麼大的困擾還不自知，但是對自己又很敏感，自尊心又高，悶不吭聲的。妳懂嗎？我受不了了。妳沒跟公婆同住，又在外面工作。而我這十二年來，一直和婆婆一起生活，根本連新婚生活都沒有。連小姑也三不五時帶著一家人到家裡來。我已經快要崩潰了。好巧不巧，老公這個陰陰沈沈、來歷不明的朋友，竟然在我家出現。」

從美佐子連珠砲似的抱怨聲中，聽得出來她在電話那頭低泣。已經十點了，考卷還改不到一半。瑞穗看著考卷，輕輕嘆了一口氣。

她想的不是美佐子身為主婦的煩惱，也無意去追究康臣的現況，而是手邊的工作堆積如山，必須要盡快完成才行。

「別人的事情，聽過就算了吧。」

「……」

瑞穗蓋上紅筆筆蓋。改完考卷之後，還要準備兒子遠足用的便當。